

红楼梦

精选本

中华文化精粹文库·国学典藏书系

《红楼梦》以贾、史、王、

薛四大家族为背景，描写了在

贾家荣、宁二府由盛转到衰的

过程中，贾宝玉和贾府众多女

子的悲剧命运。

〔清〕曹

雪芹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

精选本

中华文化精粹文库·国学典藏书系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描写了在贾家荣、宁二府由盛转到衰的过程中，贾宝玉和贾府众多女儿的悲剧命运。

〔清〕曹雪芹○著
范文章○译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 曹雪芹著; 范文章译注.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6

(国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220-10264-6

I. ①红… II. ①曹… ②范…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7255号

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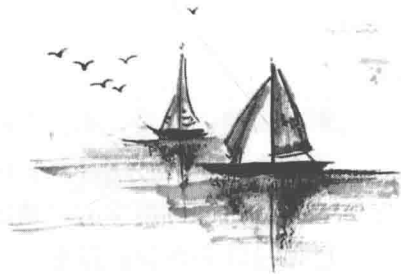
(清) 曹雪芹 著 范文章 译注

责任编辑	宋 颖
封面设计	河之源
版式设计	河之源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s.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624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264-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儒学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具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明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算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和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 and 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念念是国学念念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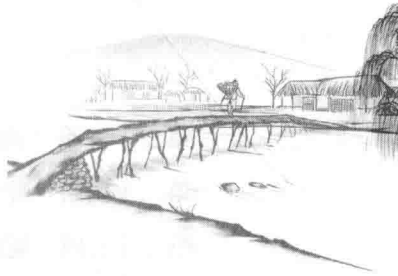
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大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大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书系”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大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4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6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0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12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6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18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20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玩童茗烟闹书房	23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25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27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29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31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33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35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37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39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42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45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47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49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5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55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57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59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6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6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6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68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70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72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75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77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7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81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84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87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89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92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94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96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98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100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02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104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107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10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111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114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116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120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12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126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128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130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133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136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39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141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144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147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15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15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15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159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162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16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16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17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173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176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178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181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183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186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88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9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94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9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202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205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20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210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213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21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217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220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222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22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22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22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232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23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237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239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241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244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246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248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250
第一百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253
第一百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255
第一百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257

第一百零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260
第一百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262
第一百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265
第一百零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267
第一百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270
第一百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272
第一百一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275
第一百一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277
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280
第一百一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282
第一百一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285
第一百一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287
第一百一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290
第一百一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293
第一百一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296
第一百一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299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302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后来，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缘起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贾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

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入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过誉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过这边书院中来。

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逢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

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略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

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屣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跛道人飘飘而去。

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是你女婿，便带你去亲见太爷面禀面，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惊慌，不知何兆。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会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一日龙颜大怒，即批革职。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愧，却面上全无怨色，嘻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宦囊并家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面，因闻得今岁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雨村正值偶感风寒，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方渐愈。一因身体劳倦，二因盘费不继，也正欲寻个合式之处，暂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闻得盐政欲聘一西宾（对家塾教师的敬称），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妙在



只一个女学生，并两个伴读丫鬟，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功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生侍汤奉药，守丧尽哀，遂又将辞馆别图。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故又将他留下。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犯旧症，遂连日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

雨村不耐烦，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而来将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旧日在都相识。

冷子兴与贾雨村久就坐，谈论起了荣国府和贾府的衰败，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贾雨村说：荣国府和贾府，虽说已无日前的辉煌盛况，可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宽敞高大），就是后一带花园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润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冷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话说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厮（chán，鬼混）。这位珍爷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再说荣府。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就娶了妻生了子，不到二十岁，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xián，用嘴含）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如何。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岁了，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女子模样标致，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二人正欲走，听得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在一处做官的人）一案参革的号张如圭者。他本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遂作别各自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烦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雨村领其意，作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

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弟已预为筹画至此，已修下荐书一封，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佐，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用之例，弟于内兄信中已注明白，亦不劳尊兄多虑矣。”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同谱，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故弟方致书烦托。”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饯行之事，雨村一一领了。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他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厅后就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



雀。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过。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系在腰双鱼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众姐妹都忙告诉他说：“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美丽）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只可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

贾母、王夫人、熙凤及丫鬟为黛玉的到来而高兴，你一眼我一语，谈论着各自个事。不久，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方引凤、李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